

眼前常会浮现出故乡一望无际的高粱,红得发亮的穗子,沉浮在绿缎子似的叶片间,随风,哗啦啦地欢唱着,一波一波涌入清澈的天际。

红色是忠诚,绿色是纯洁。在这顶天立地的色彩中,我看见两位姑娘,俊俏眉宇拧成结,凝聚着恨意无限。这时,母亲的声音会在耳边响起:“儿子,写写她们。”

母亲 1989 年 4 月中风,变得半身不遂,说话也困难。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性格开朗的她带来极大痛苦。母亲一辈子勤劳,她在企业当党委书记时,还常抽空给我们缝缝补补。离休后,在老干部大学学做纸花。她做的纸花,水灵灵的,迎风就能舞蹈。但中风后,却不得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使母亲烦躁难眠,常发脾气,甚至抓东西就摔。但不久,我们发现母亲渐渐平静下来,枕边多了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天几次用那只尚能动的手,艰难地写着。

一天,我好奇地问母亲:“你写什么?”母亲把本子推给我说:“你看!”我看着,母亲断断续续地说着,渐渐地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胶东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被日寇占领,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斗争,母亲故乡也建立了抗日政权。

1941 年春,母亲 17 岁时加入共产党,不久又介绍她的邻居两位各 16、18 岁的姑娘也加入共产党,一起从事抗日活动。

当年秋天,组织上派这两位姑娘去处于敌我拉锯状态的村子,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不幸被伪军密探发现。伪军派出一个骑兵排,包围了村子。两位姑娘只有几颗手榴弹,但她们进行了坚决抵抗。手榴弹惊天动地的炸裂声,吓得伪军在村外徘徊良久,不敢进村。当嘶腾咆哮的高头大马,终于把两位姑娘逼入绝境时,伪军发现他们的对手只是两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两位姑娘被带到伪军区队部,伪军头目以为从这样年轻的姑娘嘴里,共产党的情报很难唾手可得。不料,他们碰到的是铜墙铁壁,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得到的不是鄙夷的冷笑,便是喷火的怒骂。伪军无奈,将两位姑娘送到了莱阳城日寇据点。

母亲说,两位姑娘在那里被关押了 4 个月,由于是在戒备森严的日寇据点,具体怎么受折磨的难知究竟。母亲说,她们长得英俊,但 1942 年大年初一早晨,当日寇把她们拉到莱阳城一个操场时,两人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日寇将她们绑到电线杆子上,一声呼哨,唤上来几条张着血盆大口的狼狗。

有朋友问,为何好人成佛要九九八十一难,而坏人成佛只要放下屠刀?

其实,八十一难是个不断磨练的过程,而放下屠刀则相当于死过一次,再活过来,是一种类似重生的变化。屠刀,是执刀者的一种倚仗和生存技能,放下屠刀,等于舍弃以往的习惯和生存模式,放下谈何容易。

就成佛而言,八十一难近于渐修,放下屠刀近于顿悟,二者难分难易。

天地不仁,圣人亦不仁,以万物百姓为刍狗。成佛之路,岂会厚此薄彼。

成佛难

卞建林

言下之意,为何好人难而坏人易?

其实,八十一难是个不断磨练的过程,而放下屠刀则相当于死过一次,再活过来,是一种类似重生的变化。屠刀,是执刀者的一种倚仗和生存技能,放下屠刀,等于舍弃以往的习惯和生存模式,放下谈何容易。



春天到来时,满眼的无垠绿色,遍地的烂漫花朵,还有诱人的艾叶清香,那跳跃在舌尖上永不散去的艾叶米果香味,是可以放入嘴里咀嚼的春天的味道。

用艾叶做的米果,江西人叫艾米果,艾米果清香扑鼻,味道甚佳,口感滑嫩而不腻,软中兼韧,而且有清热解暑,杀菌止痒的功效。

当知青的那几年春天,我喜欢老家自家做的艾米果,喜欢它刚从田野采来的清香,喜欢它恰到好处的柔韧,喜欢它饺子似的形状,一口气准能“消灭”五六个。艾米果在其他季节吃不到,那是因为艾叶草不宜久放,只有春天新鲜的艾叶草做的艾米果才有春天的原汁原味。

每年的阳春三月,当艾叶长出嫩叶,各家都兴做艾叶米果,做艾米果,关键是采摘嫩艾草,春风里,村里的表嫂、客娘们拎着竹篮筐,拿着铲刀欢快地在田间地头去采摘嫩艾草,收获了满篮筐嫩绿的艾草后,在清溪边精选除杂洗净,用个小碗将少量生石灰稀释(石灰水既可去除艾叶中的苦涩味,又可保持艾叶的鲜绿),将水烧开放入洗净的艾叶并倒入生石灰水煮约 30 分钟。待到用指甲可以轻松掐断艾草茎并可以揉烂,即可将艾叶滤出将水倒掉。艾草不能煮太久,太久颜色不够鲜绿。然后用

春天的味道

袁晓赫

捞箕捞出挤干水,再与配好比例的糯米粉、吃米粉拌和一起揉。揉面需要韧劲,如没揉到工夫,面团蒸熟后会有梗梗节节,吃起来相当乏味。

我的房东表嫂是一个能干的妇女,善做米果,每次动起手来得心应手,她先将糯米粉、吃米粉(约 3:1)盛在一个篾匾上,掺入焯好的艾叶(艾草和米粉约 1:1),左按右揉,把篾匾压得“叭哒叭哒”地响,不多时,便揉成了粉绿色的面团。然后将面团揪成一个个小面团,在小面团里包上腊肉末子、酸菜和刚从山上挖的春笋、采的香菇等配料制作的馅,捏成饺子形,每个足有二两重,放入蒸笼烧大火蒸。水汽了,蒸笼里就冒出热乎乎的蒸汽,浓郁的艾草清香溢满四周。不一会儿艾米果就熟了,蒸出

来的艾米果,表面油光油光,色泽墨绿透黄,一股浓浓的春天味道扑鼻而来,个个软中兼韧,立而不倒,具有春天的朝气;吃起来,口感滑嫩而不腻,满是春天的味道。不像城市里的“青团”,只靠塑料纸包着,打开后,个个又像“扶不起的刘阿斗”。

江西艾米果代代相传,如果您在春天去江西游玩,您准能尝到这充满春天味道的艾米果。

老妈今年 70 有余,圆圆的眼睛,胖胖的身体,精神头儿是我们全家最棒的。早上一睁眼,一小时乒乓球只能算是热热身,吃了早饭,还有半小时游泳在后面排队呢,用她的话说,这只是做家务前的“准备活动”。上周末,一时兴起,陪了她半天,感觉她的生活简直就是铁人三项的节奏。陪她在游泳池游完泳,我已是腰酸背痛,抬不起胳膊了,我忧心忡忡地问她:“妈,您每天这么折腾,身体行吗?别为张健身卡,把命搭上。”妈妈神秘地笑道:“嗨,这年月,你们年轻人奔命,我们老年人拼命呗。”

今天又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说是让我帮她在网上订张费玉清演唱会的票。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位置好些的要 580 元,普通的座位也要 380 元一张呢!



度假村

张国卿

为行刑,这些畜牲可能已被饿了几夭,听到口令,红着眼睛扑到两位姑娘身上。伴随着“啦啦啦啦”的撕咬声,姑娘身上的皮肉大块大块地被撕裂下来,血喷泉似地向外涌。顷刻间,白羽般圣洁的雪花,化为满地血

红的泥污。母亲说,后来听当时在场的人说,咬成这个样,没见两位姑娘掉一滴眼泪,只听见她们把牙咬得“咯嘣咯嘣”响,她们留给人世间最后的话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母亲个性刚强,但说到这里,眼泪止不住往下淌。突然,她拉住我的手说:“儿子,你写写她们。我活不太久了,不能把她们的事带走。”望着母亲满怀期盼的眼光,我点了点头。



以后,几次想动笔,但做不完的课题,忙不完的事,于是一次次拖延。母亲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已经完全不能说话。我去医院

陪她,一边给她按摩一边对她说:“妈,认识我吗?认识的话,闭上眼睛。”这时,她会用力闭一下眼睛,然后凝视着我。我知道,母亲的头脑仍然清楚,她在问:“答应我的文章写了吗?”我没有任何理由再拖,用母亲留下的资料,写了这篇文章。写完后,在母亲耳畔,一字一句念给她听。念了三遍,两颗豆大的泪

贪玩儿的妈妈

乔剑

晚上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价码,其实骨子里或多或少有点儿想让老妈“投降”的味道。果不其然,妈妈听了这价儿也含糊了:“这么贵啊!嗨,其实前几年在人大大会堂也看过的。”听了妈妈这自我安慰的话,我的心不但没有轻松一点,反倒沉了起来。女儿看我在那里发呆,过来问我怎么了。我佯装没事儿,随口问她:“你说姥姥这么大岁数,花好几百看个演唱会有必要吗?”这样的问句与其说是抛给女儿的,倒不如说是想给自己的“不愿意买票”再找找依据。女儿沉默了片刻,之后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她狡猾地看着我:“妈,你是

不是在考验我今后怎么对待你和我爸呀!”

女儿说者无意,我却听者有心。是啊!等到我们老的那天,若是还想那点自以为乐的精神生活,孩子们会不会认为那些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妄想呢?抑或是他们的精力和财力只会投向有着无限未来的子女,而不再是我们这些在末路上残喘的老家伙呢?

现在想来,对于父母,这“孝顺”二字要做到位可没那么简单。把父母当成今后的自己,才会真正体会那种老人家的精神期盼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的每一次示范,对我们的后代无疑都会留下深深的烙印。今天把买好的演出票送给妈妈,她老人家边小心翼翼地那个装着演出票的大信封压在玻璃板下面边开心地地说:“谢谢女儿啊!这么贵的票!”晚饭后,我看见妈妈两次从玻璃板下面把票拿出来端详,心里真是为自己曾经的犹豫感到愧疚。

心安之处

杨进峰



周六和朋友聚会,当我开车到酒店门前时看到,大门外的车辆早已停得横七竖八,根本没有停车地界。我正欲开车离开,却看到此时有一辆轿车倒了出来。我喜出望外,连忙将车开了空隙处,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被划上停车格,而且还标明是红线禁停区。再一看,原来正前方装有环网柜。

我明白,环网柜的作用非同小可,电力部门检修电网时必须打开环网柜才能查看供电参数去发现问题。当然,这个环网柜很少会被打开,因为如今的城市电力设施非常先进,也相对安全,出现问题的几率很小很小。所以,人们将车停在此处早已成为常态。

古人语:“勿以恶小而为之。”尽管在此处停车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违背的却是社会的公序良俗。试想,如果人人都怀着如此侥幸的心理,认为小过小错不足为患,处处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干着违背城市秩序的事,那么,这座城市将会乱象丛生。

记得五年前,我住的还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大门口经常停放着车辆。一次小区内的自行车棚着火,当消防赶到后,却因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轿车而无法进入小区救火。

更让人生气的是,一次一辆私家车停放在了小区一户人家的家门前。那天,正好这户人家 80 岁的母亲突发心脏病,因轿车挡路,导致这户人家无法及时将老人抬出去送往医院抢救。

生活中,尽管一些看似很不起眼的小事,甚至我们觉得它小到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关键时刻,正是因为这些小小的违规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不想钻这个空子,占这个便宜。于是,我开车离开了此处,走了约六百米远,看到有个付费的空车位,便停了进去。虽然交了点钱,走了段路,但我走得舒坦,走得心安,走后也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生活中,只要我们重视每个细微之处,做到不违规,不违法,不存侥幸心理,我们就会获得平静和心安。



1919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了上海。

此次抵沪,毛泽东是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湖南青年。轮船将从上海出发,作为新民学会的负责人,毛泽东亲自前来送行。

毛泽东或许没有想到,此番来上海拉开了他宣示主张的序幕,他的冲天豪情、他的绝世抱负从最初火种的点燃到熊熊燃烧缘于上海。在寓居上海期间,毛泽东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去拜访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青年刊物《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编辑,同时,他又在筹备建立中共发起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寓所内,他们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重大问题,陈独秀也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延安和斯诺交谈时回忆道:“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那段时间,毛泽东还在民厚南里的寓所里组织了一个“自修学社”,几名新民学会的会员仿照工

读互助团的办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共产党互助的生活。为了省钱,他们轮流做饭,吃蚕豆煮饭,还为了维持生活费用,毛泽东他们帮人洗衣服,用这些钱买电车票出行。而毛泽东把省下的钱用来买报刊,在他的小木板床上堆满了《申报》《新闻报》《新青年》等各色

毛泽东与一大

章慧敏

各样的书报刊。毛泽东就这样思考着改造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他深感在中国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他非常赞同留法的蔡和森来信中的主张,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组织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1 年 6 月,李达郑重地写信通知毛泽东,请他赶快从长沙到上海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毛泽东接到通知后立刻相约何叔衡一起作为中共一大的湖南代表到上海参加这神圣的大会。

6 月 29 日傍晚,长沙的天气又闷又湿,乌云密布,眼看一场暴雨将至。两人婉拒了朋友们送行的好意,这是一次秘密的会议,他们不能向任何人声张。到底还是有人来送行了,这便是毛泽东新婚燕尔的妻子杨开慧。只见开慧提着一只

小皮箱,里面除了有毛泽东换洗的衣服,还装满了他喜爱的豆豉辣椒及当地人推崇的吃了便能保平安的茶盐蛋。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 106 号楼下仅 18 平方米房间里举行。犹如狂风暴雨中那一声撼地的惊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必将震动中国大地。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除了担任会议记录以外,只作过一次发言……

毛泽东的确十分看重“一大”会议,开会间隙代表们经常见他在住宿的博文女校楼上房间里低着头来回踱步,他苦苦思索的是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连代表们经过窗前跟他打招呼都浑然不觉。可是,当他放松时却与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一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播撒火种的源头,正像毛泽东回长沙后告诉杨开慧的那样:“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 45 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 19 岁。15 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正巧是我毛泽东的年纪。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就将由这样一群年轻人成立起来的。”

党的诞生地和上海新天地,有着内在的、紧密的关系,请看本栏。

十日谈

红色记忆